



DT 挖掘战队出品

《P4 实验室系列》第三季外传篇

“毒苹果”终于露出狰狞面目

缘起

9月13日，香港媒体 appledaily（苹果新闻）的一篇报道引起了爆料革命战友和相关人士的广泛注意，这篇题为《【iTunes 榜首】郭文贵 Rap 滅共神曲爆紅全球 桑普：高調宣傳為「自保」》的文章不仅附录了一个在苹果新闻上播放的视频（相关视频已经在“DT 挖掘爆料 订阅频道” <https://t.me/DTinLosAngeles> 进行文件转发），而且以文字的形式引述香港著名的网络政治评论人士桑普的言论，对郭文贵先生的 Rap 灭共神曲引发的文化艺术灭共运动进行了定性的分析，不仅丝毫不去依据事实真相对郭文贵先生和爆料革命在香港抗暴运动和全球灭共浪潮中所起到的作用和辛苦努力做出点评和揭示，更为恶毒的是，将“TAKE DOWN CCP”神曲的产生过程和排行榜的情况以及影响力等真相进行定向编辑和歪曲，最终定性为郭文贵先生为了自保而进行的一种高调宣传，证据是郭先生从来不反习，郭先生的这种行为是捞取政治资本达到拥护习反对敌对派的目的。

针对这篇报道的污蔑和歪曲，郭先生在随后的视频直播中已经对接受采访的过程做了基本事实的陈述并表达了自己的一点意见。

基于此事件的突发，DT 战队紧急挖掘，初步整理出本篇挖掘调查文章，揭开这个“毒苹果”所露出的狰狞面目。

“苹果新闻”报道及解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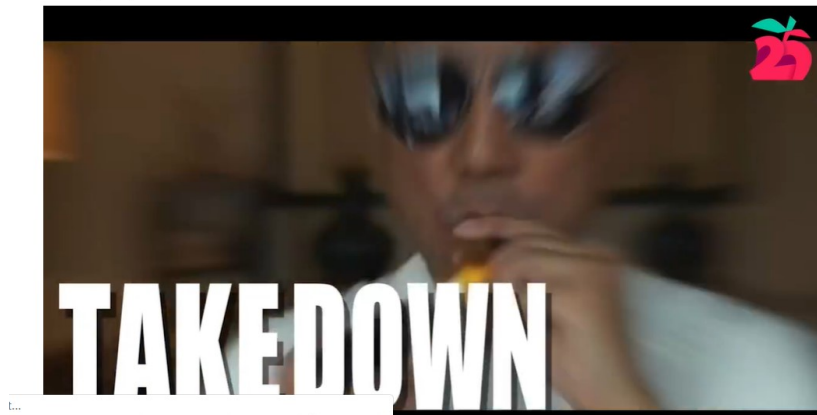
以下为报道文章

文章链接地址：<https://hk.appledaily.com/china/20200913/AESSAEECEC5BOPCJH55DOUDIPYY/>



【iTunes榜首】郭文貴Rap滅共神曲爆紅全球 桑普：高調宣傳為「自保」

更新時間 (HKT): 2020.09.13 12:15



被中共指觸犯貪腐罪名、目前流亡美國的中國富商郭文貴，近日以一曲《Take Down the CCP》（《消滅中國共產黨》）躍身成為 Hip-hop 新星，該新曲成為包括美國在內的多個國家和地區蘋果網站 iTunes 下載冠軍。時事評論員桑普向《蘋果》表示，作為美國民主黨總統候選人拜登的支持者，郭文貴高調宣傳為的只有兩個字：「自保！」他分析，種種迹象顯示，郭文貴等人已被特朗普政府納入重點調查對象，不僅涉及與拜登的關係，還有郭與中共的關係。

美國網站 The National Pulse 報道，《消滅中國共產黨》這首英文單曲已佔 iTunes 下載冠軍達到 72 小時；而香港 iTunes 排名第二、台灣 iTunes 則排名第三。

●郭文貴滅共神曲熱爆 iTunes

郭文貴本月 8 日推出反共英文單曲《消滅中國共產黨》、中文單曲《滄海一聲嘯》，並在 iTunes 及 Spotify 等各大串流音樂平台上架。郭文貴同日直播時進一步宣佈，他將與美國知名音樂公司簽約，未來將推出至少 100 到 500 首「滅共單曲」，誓言以音樂的力量震懾中共，「Take down the CCP! 已經成為大家跳舞的節奏！」

郭文貴在他的 GTV 頻道直播時對前中國流行音樂歌手唐平致謝，笑稱自己原本是「唱歌最難聽的人」，但唐平把他變成 Rapper；而《消滅中國共產黨》是「好萊塢（荷李活）全世界最牛的搖滾歌手和製片人創作出來的」，這個來自荷李活的 12 人團隊擁有 5 億粉絲，和他一起共同撰寫了《消滅中國共產黨》的歌詞。

郭文貴早前表示，他向各界展示這首歌曲，得到了良好迴響，「每個人第 1 次聽就朗朗上口，我的很多朋友，包括美國、歐洲的朋友，現在每個人家裏孩子都用這個歌跳起了舞！因為這是共鳴，我們不但『以歌滅共』、『以樂滅共』，我們能喚起全世界對我們的共識。」

●郭文貴專打習政敵 桑普：只是習近平的嘍囉走狗

桑普分析，11 月 3 日美國總統大選臨近，郭文貴於 8 月 26 日用 2 分鐘爆料方式，聲稱與前總統克林頓夫婦的閨密、拜登的朋友通電，拜登一旦勝出就打算推翻「一中政策」，當「一中政策」取消後，新疆和西藏就會獨立，這番言論明顯為拜登助選。桑普推斷，拜登一旦當選，就可能會向郭文貴「投桃報李」。

至於美國華人對郭文貴的評價，桑普認為比較兩極：「一啲親共嘅美籍華人基本上係反對郭文貴，要抗議拉佢坐監；但支持民主自由陣營嘅美籍華人就好鍾意郭文貴，睇《Take Down the CCP》爆紅就知，甚至海外嘅民運人士對郭文貴都係惺惺相惜。」

桑普直指，郭文貴所提倡的精神體系與中共沒有分別，他拿着一大批貪贓到美國享受人生。著有《習近平：喪屍治國》、並已入籍美國的中國異見作家余杰，對郭文貴就有詳盡的分析。他提到，2019年7月，郭聲稱美國選舉不是共和黨與民主黨的選舉，而是中共與美國之間的選舉，還認為中國國安委員會不容許特朗普贏得2020大選，「既然係咁，又點會有今日（郭文貴）支持拜登嘅局面呢？」郭文貴聲言幫助中共反腐「盜國賊集團」，突然之間又要推翻共產黨。

外界知道白宮前高級戰略顧問班農與郭文貴關係密切，曾為美國執業律師的桑普認為，班農案是涉及美墨邊境圍牆的眾籌活動，疑觸及共謀詐騙和使黑錢，「共謀使錢」就是班農怎樣拿到錢如何使的問題，班農坐在郭文貴名下擁有的遊艇被補，郭在24小時後立即發表聲明二人為爭取民主的強大盟友，但撇清與班農事件的關係，表示暫不評論；班農則表示因FBI調查，無法擔任GTV媒體的成員，但GTV的賬戶仍然遭凍結和關閉。根據《華爾街日報》上月21日報道，GTV媒體曾融資3億多美元，正接受FBI和州政府調查，「即使他與班農無關，但與中共耐人尋味關係亦都值得美國國家安全局調查」。

桑普估計，郭文貴的背後勢力「相當硬、相當鐵」，才能「打着紅旗反紅旗」，極可能是中共總書記習近平「出口轉內銷」的棋子，反咬習近平身邊的二把手、三把手的人，郭可以聲嘶力竭地反共，但從來不會對習近平個人進行大規模的狙擊，由公安部前副部長孫力軍、中紀委書記王岐山，都是習身邊的「政敵」，郭文貴要出國「係用嚟咬呢啲『盜國賊集團』，（佢哋）只不過係習近平嘅嘍囉走狗。」

《蘋果》記者／GTV／美國 The National Pulse

在解读之前，我们先了解一下一个专业媒体的新闻是如何写成的。

一篇新闻的结构一般由标题、导语、主体、背景和结尾五部分组成。新闻的内容，通常有时间、地点、人物、事件和结果五个要素。

一、标题

标题是新闻的眼睛，一则好的新闻，首先要有一个好的标题。精心制作标题犹如“画龙点睛”，它既要概括新闻的主要内容，又要醒目、新颖、有趣味。这样才能引起读者的注意，增强阅读的兴趣。

新闻的标题有三种形式：1.多行标题。主要是三行标题，由引题、正题和副题组成。2.双行标题。是由引题、正题或正题、副题组成。3.单行标题。单行标题指只有正题的标题。这种标题要求突出主题，简明、醒目。

二、导语

导语，是新闻写作开头的第一句话或第一个自然段。通常用简明的文字概括介绍新闻的主要内容，揭示新闻的主题，使读者对新闻内容先有一个总的概念。导语的作用非常重要。新闻是否能引起读者的阅读兴趣，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导语写作的成功与否，所以写新闻要把最重要、最新鲜的事实放在导语中。“倒金字塔”结构，是新闻的基本格式。所谓“倒金字塔”，就是以重要性递减的顺序来安排新闻中的各项事实，即把最重要的事实放在最前边，次要的事实放在第二位，以此类推。导语，就是这个“倒金字塔”的最上面一层事实。

三、主体

导语之后，就是主体。它是新闻的主干部分，是用充分的、具体的事实材料，对新闻的内容作具体全面的阐述，以体现全文的主题。

四、背景

背景就是新闻事件产生的历史环境、客观条件以及它与周围事物的联系。除简讯以外，一般的新闻都要交待背景。背景的作用是使读者更好、更准确地理解新闻内容，使新闻更充实饱满，生动活泼，主题更加深

化。

背景不是单独的组成部分，也无固定位置，所以不能把背景看成是新闻结构的一个独立层次。背景材料可以一次性交待，也可以分散穿插在导语、主体、结尾几个部位，一般出现在导语和主体中。背景材料是新闻的从属部分，因此不宜过多，否则就会喧宾夺主。

五、结尾

又称结语，是新闻的最后一句话或一段话。

结尾的作用或收束全文，深化主题；或说明结果，指明意义；或指出发展趋势、展示未来；也有的言之已尽，没有结尾。

这篇报道，为了方便阅读者我们制成下面的表格并分别进行解读：

标题	【iTunes 榜首】郭文貴 Rap 滅共神曲爆紅全球 桑普： 高調宣傳為「自保」 更新時間 (HKT): 2020.09.13 12:15	标题简洁有力，直接将灭共神曲爆红现象借用桑普之口定义为高调宣传为自保，包括焦点热门事件以及网络著名政论评论人等因素，以其引起注意并嵌入先入为主的新闻表达内涵。
导语	被中共指觸犯貪腐罪名、目前流亡美國的中國富商郭文貴，近日以一曲《Take Down the CCP》(《消滅中國共產黨》) 躍身成為 Hip-hop 新星，該新曲成為包括美國在內的多個國家和地區蘋果網站 iTunes 下載冠軍。 時事評論員桑普向《蘋果》表示，作為美國民主黨總統候選人拜登的支持者，郭文貴高調宣傳為的只有兩個字：「自保！」他分析，種種迹象顯示，郭文貴等人已被特朗普政府納入重點調查對象，不僅涉及與拜登的關係，還有郭與中共的關係。 美國網站 The National Pulse 報道，《消滅中國共產黨》這首英文單曲已佔 iTunes 下載冠軍達到 72 小時；而香港 iTunes 排名第二、台灣 iTunes 則排名第三。	导语分为两段，采用倒金字塔形式，应用所谓的证据和事实并表述了本篇新闻的主要观点。主要结构包括 涉事件人物、事件、专业评论、事实证据等四个部分。我们注意以下几点： 1、在人物中有对郭文贵的定性也就是人设“被中共指觸犯貪腐罪名、目前流亡美國的中國富商郭文貴”，这种故意设定的人设虽然没有明确说明这是中共伪类抹黑郭先生的人设，单单采用这种设定的人设就已经说明问题了。所谓“中共指觸犯貪腐罪名、目前流亡美國的中國富商郭文貴”人设估计定义犯有中共指控的貪腐罪名，和其他靠貪腐起家的商人没有区别，并且明确流亡美国的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而且是一个中国富商，将郭文贵等同于一般的中国富商和暴发户，不仅引起对其巨额财富获取合法性的质疑为中共没收其巨额财产洗地更主要的是这种人设为后面的解读做了铺垫。 2、事件描述基本引述一个模糊的观点，表述基本准确。 3、对事件的评论引用时事评论员桑普的观点，不仅将新闻网站和评论观点进行有效的切割，打着第三者新闻报道和中立媒体的名义，看似事实公证，但是实际上已经表明了自己的政治观点以及对郭文贵和爆料革命的态度。而桑普这个观点才是这条新闻报道宣传的核心重点。 4、后面提供的证据来自美国的网站，而后面提供的下载排行数据直接反正事件描述所描述的细节，这是对报道中郭文贵宣称的内容的一次反证和打脸。
主体	●郭文貴滅共神曲熱爆 iTunes	这是主体的第一部分
	郭文貴本月 8 日推出反共英文單曲《消滅中國共產黨》、中文單曲《滄海一聲嘯》，並在 iTunes 及 Spotify 等各大串流音樂平台上架。郭文貴同日直播時進一步宣佈，他將與美國知名音樂公司簽約，未來將推出至少 100 到 500 首「滅共單曲」，誓言以音樂的力量震懾中共，「Take down the CCP! 已經成為大家跳	注意这段表述在宣称来自郭文贵之后并不准确，已经对事实真相和七哥的表述进行了刻意编辑。重点是混淆了《消滅中國共產黨》、中文單曲《滄海一聲嘯》，爆料战友都知道上架的是英文单曲《TAKE DOWN THE CCP》，这种表述会让人误以为上架的是两首歌曲。当然这是一种定向编辑，是为了后面的解读做铺垫。

	舞的節奏!」	
	郭文貴在他的 GTV 頻道直播時對前中國流行音樂歌手唐平致謝，笑稱自己原本是「唱歌最難聽的人」，但唐平把他變成 Rapper；而《消滅中國共產黨》是「好萊塢（荷李活）全世界最牛的搖滾歌手和製片人創作出來的」，這個來自荷李活的 12 人團隊擁有 5 億粉絲，和他一起共同撰寫了《消滅中國共產黨》的歌詞。	这段表述虽然引自七哥 GTV 直播内容，但是这种编排故意让人以为唐平把他變成 Rapper，也就是在这首歌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这种定向编辑指向性构陷的方法我们在《P4 实验室系列》的挖掘调查文章中使用的是一样的手法。当然，这篇文章表现的更为恶毒。
	郭文貴早前表示，他向各界展示這首歌曲，得到了良好迴響，「每個人第 1 次聽就朗朗上口，我的很多朋友，包括美國、歐洲的朋友，現在每個人家裏孩子都用這個歌跳起了舞！因為這是共鳴，我們不但『以歌滅共』、『以樂滅共』，我們能喚起全世界對我們的共識。」	材料应该来自采访内容。
	●郭文貴專打習政敵 桑普：只是習近平的嘍囉走狗	第二部分 对事件的分析
	桑普分析，11 月 3 日美國總統大選臨近，郭文貴於 8 月 26 日用 2 分鐘爆料方式，聲稱與前總統克林頓夫婦的閩密、拜登的朋友通電，拜登一旦勝出就打算推翻「一中政策」，當「一中政策」取消後，新疆和西藏就會獨立，這番言論明顯為拜登助選。桑普推斷，拜登一旦當選，就可能向郭文貴「投桃報李」。	借用桑普之口爆料郭文貴暗中支持拜登选举，不仅离间爆料革命一心灭共不介入美国大选的事实，而且构陷和离间爆料革命和美国的正义力量之间的关系。
	至於美國華人對郭文貴的評價，桑普認為比較兩極：「一啲親共嘅美籍華人基本上係反對郭文貴，要抗議拉佢坐監；但支持民主自由陣營嘅美籍華人就好鍾意郭文貴，睇《Take Down the CCP》爆紅就知，甚至海外嘅民運人士對郭文貴都係惺惺相惜。」	所谓美籍华人对郭文贵的评价凭空想象既无来源也无实据，而是直接划分阵营代表美籍华人。这种划分实际上是一种栓对儿和拉仇恨的伎俩。而事实的爆料革命追求的是在全世界上的影响力，号召全世界参与灭共事业。
	桑普直指，郭文貴所提倡的精神體系與中共沒有分別，他拿着一大批貪贓到美國享受人生。著有《習近平：喪屍治國》、並已入籍美國的中國異見作家余杰，對郭文貴就有詳盡的分析。他提到，2019 年 7 月，郭聲稱美國選舉不是共和黨與民主黨的選舉，而是中共與美國之間的選舉，還認為中國國安委員會不容許特朗普贏得 2020 大選，「既然係咁，又點會有今日（郭文貴）支持拜登嘅局面呢？」郭文貴聲言幫助中共反腐「盜國賊集團」，突然之間又要推翻共產黨。	这段言论更加无耻，直接污蔑郭文贵所提倡的精神体系（爆料革命和新中国联邦）与中共没有区别，指责七哥“拿着一大批貪贓到美國享受人生”，并且直接引用余杰的分析观点来加以进一步证明。
	外界知道白宮前高級戰略顧問班農與郭文貴關係密切，曾為美國執業律師的桑普認為，班農案是涉及美墨邊境圍牆的眾籌活動，疑觸及共謀詐騙和使黑錢，「共謀使錢」就是班農怎樣拿到錢如何使的問題，班農坐在郭文貴名下擁有的遊艇被補，郭在 24 小時後立即發表聲明二人為爭取民主的強大盟友，但撇清與班農事件的關係，表示暫不評論；班農則表示	重提班农案作为证据，意思就是说班农是美国涉案人员，目前接受 FBI 调查，而 GTV 的募资案也因涉嫌与中共的关系而接受 FBI 的调查，用于中共（墙内）的逻辑来证明只要是涉案接受了 FBI 的调查就一定有问题，就是出事了。

	因 FBI 調查，無法擔任 GTV 媒體的成員，但 GTV 的賬戶仍然遭凍結和關閉。根據《華爾街日報》上月 21 日報道，GTV 媒體曾融資 3 億多美元，正接受 FBI 和州政府調查，「即使他與班農無關，但與中共耐人尋味關係亦都值得美國國家安全局調查」。	
	桑普估計，郭文貴的背後勢力「相當硬、相當鐵」，才能「打着紅旗反紅旗」，極可能是中共總書記習近平「出口轉內銷」的棋子，反咬習近平身邊的二把手、三把手的人，郭可以聲嘶力竭地反共，但從來不會對習近平個人進行大規模的狙擊，由公安部前副部長孫力軍、中紀委書記王岐山，都是習身邊的「政敵」，郭文貴要出國「係用嚟咬呢啲『盜國賊集團』，（佢哋）只不過係習近平嘍嚟走狗。」	桑普继续分析郭文贵的背后的势力，并最终解析出本篇报道的核心传递的信息：郭文贵是通过歌曲这种形式高调宣传来达到自保的目的，本质上是打击习近平的对立面，通过打击习近平的政治对手来捞取政治资本。
背景		融合在主体表述中
结尾		同标题

桑普及相关人物挖掘

从上面的表格中我们基本了解了，香港《苹果新闻》的这篇报道基本不再是一篇普通的新闻报道，而更像是一篇“讨郭檄文”，和胡舒立的“权力的猎手”同出一辙，那么黎智英所领导的苹果系新闻媒体在这个时刻发表这篇文章就值得警惕了。

我们先来看看这个著名的桑普到底是谁。

桑普：

台大法律系畢業，現居香港。法學博士，港、台、美律師，獨立政治評論人（香港自媒體前十大聲量政治評論人）。對文學、歷史、哲學、法律、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素有研究，自 2007 年起，在《蘋果日報》、《信報》、《爭鳴》、《動向》、《開放》、《前哨》、《觀察》、台灣《自由時報》、《BBC》中文網等平面媒體與網絡媒體發表多篇文章，部分文章更引發廣泛迴響。

“桑普是台大法律系的高材生，也曾留學美、中，並且當了台灣女婿，拿了台灣身分證，囊取港、台、美等地的律師資格，視野及交流遍及世界，對美、中、港、台關係擁有全面的解析觀點，雖然是商務律師，但由於熱心公共事務，開始了寫書、評論，在香港自媒體電台 D100 開闢的政論節目堪比少康弘儀在台灣受歡迎的程度。這場運動出現過不少重要的轉捩點，也因為香港的國際地位深受國際局勢的發展所影響，桑普將從當前美中關係發展的本質上觀察，深入剖析對於運動的連帶影響，評估之後的運動走向。”

我们在上面的桑普简介中重点关注几点 A 毕业于台湾大学法律系 B 曾留学美国、中国 C 拥有台湾身份证 D 囊取香港、台湾、美国等地的律师资格 E 著名的独立政治评论人，开始写书，主要的节目是香港自媒體電台 D100 開闢的政論節目，在香港具有广泛的影响力。那么，桑普留学美国和中国的学校是什么？从事商务律师的事务所是什么？这些都是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一个拥有香港、台湾、美国三地律师执照的成功商业律师本身从事政治评论本身的诡异之处就值得深思了。关键这种对自己的人设本身已经表明了桑普所宣传的核心思想和追求，就是通过政论节目去宣传他要宣传的思想就是通过“全民自决”来实现香港、台湾的独立，这是他所追求的所谓的光辉事业，而这个思想和推翻中共的目的的达成和实现和爆料革命和郭文贵先生所宣传的喜马拉雅建国理念有着本质的区别和冲突。

关于桑普个人的经历和与中共深层勾兑的挖掘以及苹果新闻这个时间点选择“砸锅”的新闻轶事 DT 实在

没有兴趣去进一步挖掘，我们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我们要行动。在这里我们只要指出这枚苹果上流淌的不是什么糖蜜，而是中共的恶毒就可以了。

或许下面这篇专访桑普的文章可以说明一些问题，这篇文章发表于 2020 年 3 月 10 日。

2020/3/10 - 15:06

【專訪】時事評論員的溫和與激進 桑普為何反共也反中？



【撰文／特約記者 盧斯達；攝影／Nasha Chan】

早前網上有媒體稱，用大數據統計出香港十大政治 Youtuber。不一定同意排位，但姑且看看排名。由第一名數落去，是蕭若元、劉細良、李慧玲、啤梨，第五就是桑普。活躍於 D100、自由亞洲電台、大紀元等媒體，也寫文章。當初進入輿論界，竟然是因為梁振英和習近平的「幫助」。

說起這些，桑普笑說自己不是 KOL，「我 lead（帶領）了甚麼呢？」跟其他榜上的人相比，桑普很少鬧人，說話也很少扯大喉嚨；跟其他評論員比起，他更早產生本土思想。雖然堅持「和理非暴基本盤」，但也同情武力抗爭者。2016 年新東補選，桑普自稱「當初因為功利原因（楊岳橋選舉贏面更高），而支持楊岳橋」，他說如今「後悔莫及」。

* * *

後悔支持楊岳橋

桑普是法學博士和律師，2000 年代留學台灣和美國。做政治評論更像是桑普的社會服務。正職是一間外資公司的 in house 法律顧問。曾受中共迫害，現時已入籍美國的余杰跟他惺惺相惜，這樣形容他：「在華人世界，甚至是很多法律背景的評論人或人權活動者，也禁不住『文藝青年』的誘惑，好用大詞，好說大話，文勝於質，情蓋過理。桑普下筆卻有著西方法律人縝密的推理和邏輯，一分證據，說一分話，有多餘的史料，方下確鑿的證據。」

引起香港政治媒體的注意，是因為 2016 年出書談梁振英和習近平，有「姓黨人士」致電出版商負責人，要求停止出版，稱「共產黨已留意到這本書」，事情在香港上了報。「我在 2016 年開始開咪，因為這件事李慧玲找我上 D100 訪問，做完之後，李慧玲問不如來一齊開咪。至今已經三年多，很多謝李慧玲帶我入去。」

2016 年新年夜，發生了旺角騷亂，大部份泛民政黨和公民社會齊聲譴責暴力，是為「割席」事件之最。桑普說：「當時我馬上寫了三篇文章，從法律和政治角度去說，我不相信參加的市民是『鬼』，覺得他們好勇敢；看到交通警開槍，就好憤怒。我認為梁振英想用這件事來打擊本土派，當時在場的人，大部份都是義憤填膺，認為食環不應該大時大節欺負小販。事後睇返都無錯。你在 2020 年再想想，捉磚就好暴力？現在看來當時大眾的反應，就十分荒謬。那一晚出現的東西，是一種臨陣對敵的反應。」



資料圖片：旺角騷亂，圖片來源：朝雲攝

「當時泛民主派聲音，就認為事件是鬼、黑社會、暴徒，當時我看到這種輿論鋪天蓋地，很不舒服。法律層面來說，暴動要涉及若干元素，第一是非法集結：那時是選舉遊行，不用申請的，怎會是非法集結；第二，當晚沒有打死任何警察，沒有搶掠，附近的金舖商店完全沒事。當晚有人燒雜物，就判坐五年監。67 暴動都沒有這樣，67 暴動最後埋單計數，最高的只坐兩三年。旺角當晚是嚴重的警民衝突，不是暴動。英國的暴動罪也改良過的，但香港的暴動罪是惡法。」

第一代本土派迅速崛起，從梁天琦到梁游，皆遭受 DQ 打擊，桑普看眼裡：「DQ 事件，梁游的確不智，但有沒有人誠心去想想，講『支那』是否就十惡不赦呢。當時民主派站在哪一方？怎可能支持親共派的攻擊？孫文寫很多東西，都用『支那』。日本之後用過，就等於不行，等於種族歧視？香港人就香港人，中國人就支那人，不是歧視。歧視也有兩個元素，第一，必須是強勢對弱勢，香港人是弱勢；第二，歧視必須有系統性的壓迫。希特拉對猶大人，是系統性的，我們對於中國人，只是詛咒。很多人濫用了『歧視』。」

「當時知道很多人心灰意冷，因為很多攻擊，不只來自親共者，更來自民主派。因為熱切期待的東西幻滅了，支持這個理想的人很多都抑鬱。新東補選的時候，我很後悔基於策略，認為要支持楊岳橋。我後悔至今，覺得慚愧。事後看來，不能功利地看問題，應該從理念去看事物。A 君比 B 君更大贏面，但 A 君和 B 君的理念有很大不同，不能跟紅頂白，應該站穩自己的立場，對的事情就支持，不是看事功。」

「事情當然沒有如果，是否梁天琦贏了 2016 年新東補選，他就不用坐監，之後香港的問題是否好轉？我們不知道，但我認為這是我的過錯。年輕人提出重視香港主權的想法，很值得研究和推廣。如果這種本土的想法得不到支持，往往只是我們出於功利、短線的考慮，不肯真正面對問題，這樣香港不會有真正光復的一天。我們應該出於理念做事，明其道不言其功。」

「當然我們也要務實，要經常檢討，不能死路一條的都要行落去，堅持不接受時代改變。因為務實，我也不鼓勵大暴動，我們要擴大支持。有調查說過，香港有 18% 人支持獨立，例如我們有人去做國際游說，當你支持真自治和獨立的聲音都未成為主流，他們出去遊說也說不到甚麼，只能用舊架構去說。但如果我們有四成、一半，那情況就會不同，外國都會另眼相看。」



台灣令人大開眼界

「我很明白溫和民主派，他們認為中產階級不會支持大衝擊，但經過反送中之後，民意似乎不是這樣；一國兩制還能走下去嗎？當然邏輯上講，一國變成開明的一國就行，但共產黨的本質決定了，它不會開明。看十四億中國人，大部份都喜歡共產黨。他們會鬧，但小罵大幫忙，大部份人認為小官、地方官做得不好害死黨中央。最重要的是，我們想不想跟他一國。我們不必執著五千年道統、血濃於水。我不認同自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我不認為自己是 1911 年潛建出來的那個『中國』的人；我們是黃種人，但我們認同自己是香港人。我出國，入境時 Nationality 都是填香港，後面不是 SAR，移民官之後怎樣改是他的事，但我會這樣填。」

外圓內方，拋得開「中國」、「中華民族」、「血濃於水」的桑普，也不是一朝一夕的產品。他自言小時候，也受香港傳統的政治論述影響，有「道統」的想法。「最初是認同中華民國擁有中國的正統。6、70 年代，香港只有左右之爭，就是支持中華民國是正統，還是認同中華人民共和國是正統，離不開這個的。」

97 前後，桑普的父母本來計劃移民台灣，於是自己就先去留學。在香港讀完中學，就入了台大法律和哲學系。

「當時去台灣讀書，大開眼界，那裡的老師，識見很深，那裡學術氣氛也很好。在香港讀法律，或者會比較仕途主義，我在台灣的老師，很多都很學識廣博。在他們影響下，我的思想也慢慢鬆動。當時聽謝長廷在台大一個演講，他說了個關於月亮的比喻。他大概是說，你不能指下個月亮，說你有嫦娥故事，月亮就屬於你。在國際法上是說『實然佔有』，如果你沒有實際統治，就不是佔有。這當然是說台灣的地位。那時和宿舍的同學經常討論時事，慢慢知道了鄭南榕、陳文成、228 這些台灣近代的歷史傷痕，我們在香港很少會知道的。」

「但當時也只是鬆動，並非完全改變。曾經作為大中華膠，對民進黨有個天然抗拒，但又支持唔落國民黨。我自小在香港長大，未認同自己是台灣人，對香港有歸屬感。當時當然不認為香港要成為獨立國家，至於台灣是否要獨立，當時就認為應該由他們決定。」

台大畢業後，再到美國讀上去。桑普本來打算在美國搵工，「但當時科網股爆破，經濟不景。當時可能寄了一百封求職信，一半無回音，一半回信是拒絕。當時好好彩，香港有律師行請我做商務律師，就回來香港了。當時很誇張，回到香港，他們用勞斯萊斯載我去律師行。」

台灣的影響不斷輸入，連太太都是台灣人；但對中國的看法改變、變得實在，是因為他經常要到中國工幹。



立場新聞圖片

* * *

近距離接觸中國法律生態

「律師分為訴訟律師和商務律師，我是屬於後者。」外行人如我當然問，商務律師做甚麼？「商務律師都分很多種，處理上市、借錢、基建、知識產權、企業併購，各有專長。我作為律師或法律顧問，也經常參與別人的生意，應該是比訴訟律師接觸的東西更多。幸好，我沒有幫過中資公司工作，但我經常要為外國客戶處理中國事務。2000年至2010年，這段期間中國學習了很多商業上的談判和規則，是中國正式進入全球商業遊戲的關鍵時期。」

中國政府經常聲稱，中國也有法治，或中國特色法治。桑普分享了其中一個暴力的公幹故事。

「當時我去廣東某城市，幫一個外國客戶處理一單土地拍賣。中國那邊想將那塊土地拍賣，我的客戶是土地的抵押權人，他希望亦有權終止拍賣。我們這樣提出，但法官不理我。那個法官，樣子好似屋邨阿叔，賜住施鞋，好像周星馳的火雲邪神。法官在主持拍賣，我一再提出要終止拍賣，法官就找了我入去一間房，對我說，兒子生病、女兒要上學，最近很手緊，問我聽不聽得明。我說不明白，法官就講，搵個中國律師來就傾得到。」

「中國律師來了，他們解決這件事的方法，是用律師費的名義，叫我的客戶拿幾十萬來，實情那些錢是要來賄賂法官。我的客戶是美國公司，美國有一條《海外反腐敗法》(Foreign Corrupt Practices Act)，在外面做生意也不能賄賂，客戶不肯。外面來了很多人，拿著農具聚集，後來打爛了我的車，很驚險地逃脫之後就渣車回香港。」

「中國真的沒法治，不只是涉及政治的時候，而是商業和民事都沒有。那次跟法官入房的時候，見到他們很多房間，裡面就是一班像火雲邪神的法官，在抽煙打牌。中國有六七成法官，都無讀過法律。很多都是解放軍退伍之後，或被人邊緣化的才去做法官。所以中國時常說，政法政法，政治先於法律。這還只是其中一個故仔，太多了。」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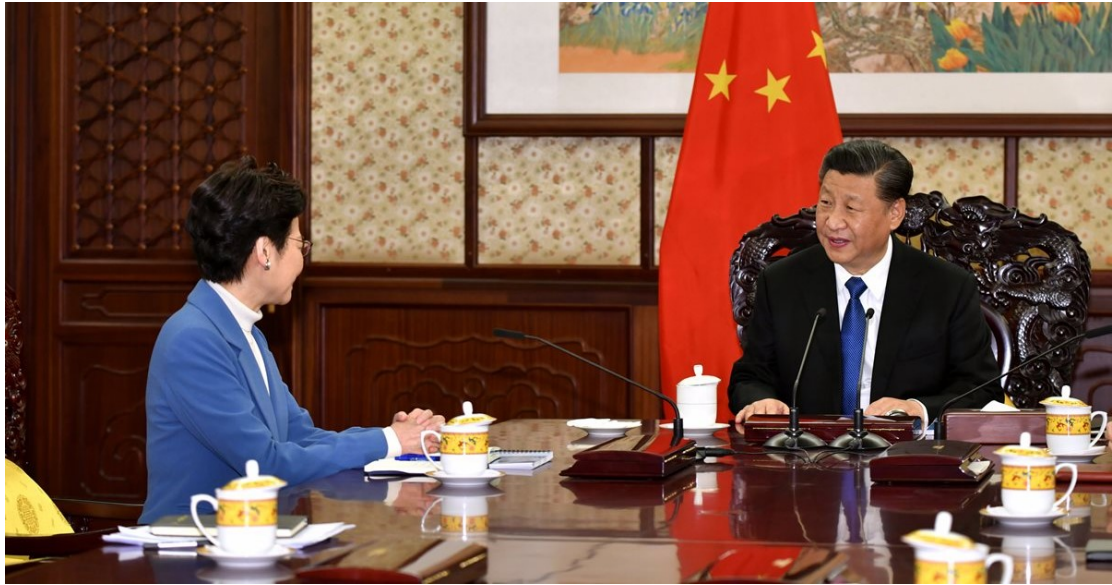
我們是中國人嗎？

因為台灣影響和真實的中國見聞，他對中國人這個想法越來越抗拒。而且還不只法治問題，「生活在中國，資訊會斷裂，接收資訊越來越單一。」他說：「住一個星期，這種感覺就很明顯。你回到香港，頓時覺得資訊大爆炸，回想在中國時就覺得根本是洗腦。有些香港人長期在中國泡，成了北漂，一定是洗腦的，洗腦也不是刻意的，因為你接觸到的媒體，都是消毒過；身邊人的思想言論，也大致一樣，都是中國民族主義、大國崛起之夢……當時只是覺得要反共。」

「但多年下來，我慢慢明白，共產黨是得人心：他們會鬧會不滿，但他們認為，如果反抗維權會打亂我的生活，那你的反抗就不要做。好像李文亮事件，一開始也會有人鬧中共犧牲了他，但很快他們就吹起共同抗疫，忘記過去努力面前的『正能量』，李文亮的性質很快就改變。」

「說到底，甚麼是『中國』？司徒華以前說，中國就是山川河流土地文化詩詞歌賦，我大學時就問，我喜歡漢堡包文化，就等於我是美國人？如果外國人喜歡儒家，就代表他是中國人？喜歡中國文化就是中國人？今日你說，你喜歡一個女人，一個女人就等於化妝、衣服、高跟鞋、長頭髮……就算這些東西加在一起，都不等於一個女人。你喜歡那件衫，不代表你喜歡那個女人。那中國本體是甚麼呢？何俊仁的講法是比較合理，他說，中國就是中國人。那麼我們是否愛中國人？這就是大問題了。以前就覺得血濃於水，現在你愛不愛中國人？你愛德國，也不代表你是德國人。如果有一個德國人和中國人站在我面前，我會比較想跟德國人說話。很多中國人真是很失禮。愛不愛？我不會濫情，問題亦不是愛不愛，問題是你認不認同自己是中國人。我們學的不同、聽的不同，相信的東西都不同，我不認同。你當然可以認同，但很多人越來越不能認同。我也很認同你們本土派說的，

不要看唐宋元明清，要看現在的中國人，那就是真實的中國。故人已去，中國就是中國人，但問題正是我確實不愛中國人。」



12月16日，特首林鄭月娥於北京向國家主席習近平述職。（政府新聞處圖片）

變成比「反共」更多，是因為香港自身。

「10、11年，五區公投，本土意識萌芽，年輕人帶動我的觀念轉變。啟蒙是由2011年開始的，反國民教育、雨傘運動、本土派出現、到反送中，變成現在的時代革命，令我改變了很多。一開始台獨覺得是台灣人的事，但現在我也支持，因為唇亡齒寒，也認為是基於相同價值。香港問題的藥方，像台灣一樣，也是我們要維持自己的主權、話事權，我們才能有民主自由法治。」

「我認為香港與其說中國文化，不如想想走入海洋國家的行列，自己要有一套國族意識的醒覺。講國族，不是法西斯，每一個國家都是重要。你看『國』字，是象型文字，國是有一條界線，春秋戰國時的城邦，覺得城牆以外的就是蠻夷。當然我們現在講人權平等，不會再這樣說，但如果為了人權平等，就摧毀『國』這個概念，是很可怕。John Lennon有首歌說，imagine there is no country，如果沒國家，武漢病毒早就殺死全球的人，就是有主權，各地都有出入境關卡，才能減少死人。我們不能去除細胞壁，去除了就會解體。拆除邊界和主權，同生物學和人性有很大分別。」

* * *

左翼思想欠缺超驗信仰

「大學時，讀了一科叫『當代西方哲學思潮』，從黑格爾到尼采都在裡面。老師在維也納學新馬克思主義，我們的讀書小組也讀《資本論》，也學過一些德文去讀這些書。大學時我認為，馬克思主義提出了問題，但解決不了問題。之後我發現，問題是，左翼思想解決問題的方法，往往製造更多問題。這去到最後，是沒有超驗信仰的問題。」

桑普信天主教，很大地影響了他政治思想的基調。

「最近中東有很多蝗蟲，死了一萬隻一千萬隻，沒所謂，蝗蟲軍團仍然存在，仍然可以造成破壞。在希特拉、毛澤東眼中，只要很多人一齊往一個方向，人民就成為無堅不摧的力量，甚麼政治目標都可以做到。他們只關注歷史的方向，認為只要掌握了歷史潮流，聚集了人，產生動力，就能令人犧牲小我，完成大我；但人在宗教上是有強烈的神聖值的東西，至於政治目標，只是人間自己設立的目標，但在神的眼中，每一個人的生命才是最重要，這是人權平等這個現代思想的來源。」

「例如現在的德國憲法，它的序言說：人是因為神的愛而平等，因此人權是平等，不要忽視這點。在德國裡面比較右的基民盟（雖然在我們看來都很左），就很重視這些，社民黨就比較輕視。左翼沒有超驗信仰，傾向用自己的智慧和理性解決人間問題。甚麼是歧視，因時因地因人而異；文化就可以多元，互相搓來搓去，容易陷入文化相對主義、價值不恆定的狀態。」

「至於美國的立國精神，就是清教徒精神，因此保存了很多對自由市場、權力制衡政府的想像。在香港本土獨立運動裡面，也許會出現一種想法，認為建了國，就算專制也比較好，不是這樣的。最近我讀北一輝（日本法西斯主義思想家，活躍於1920-30年代）的書，他說辛亥革命後的中國，不需要學美國，學法國的體制比較好。法國制在他筆下，就是單一政府，產生一個比較專權的總統，會更適合中國。他認為自由主義的政治，是一種無國界的制度。我有時會擔心本土獨立者會有這種傾向。信基督教的人會相信，人是有罪性，一定要有制衡，要有民主法治，要有地方自治。那如果中國會有聯邦，那就首先要先有邦國。中

國現在是這樣這樣，我們怎樣跟他聯邦？」



對選舉政治有保留

區議會選舉過後，轉眼又要選立法會。對於「選舉救港」，桑普直言頗有保留。

「最近不少人說，立法會選舉，如果直選部份選到過半，選委會又有 600 席以上，就可以光復香港；但共產黨可以改遊戲規則，你認為共產黨會放任黃絲特首出現嗎？他可以不任命，他不在乎你暴動，他會戒嚴，解放軍、槍在他的手；因為政權、軍隊不掌握在香港人的手中。」

「很多評論人其實都需要啟蒙，他們不少依然沉醉在以前，沉醉在自己的世界，說港英時代多好、如何回復一國兩制、乞求共產黨……共產黨會騙你，但最後都會搶你。就算中共倒下，只要中國人的意識不變，另一個黨做事都是一樣。中國改變，可能真的需要幾百年外國殖民。至少要經過『三峽』：啟蒙、解體，之後才民主。直接進入民主，會很可怕。十四億人選舉，習近平一定高票當選。90 年代黃霑對我說，中國有民主，也是選出共產黨。雖然黃霑那時已親共，但不要因人廢言。中國的自由民主，可以促進，但香港問題還是重心。我們既關注中國問題，也關心自己。等於東德人那時會關注蘇聯政局，到蘇聯就快解體，他們就早有預備。現時我們只有 18% 支持獨立，證明香港人未 ready。」

所以長遠的出路何在？「改變，必然是走向本土和抗爭。抗爭，是有風險的，不能保證一場抗爭，可以保證所有機會和財富不變。你想增加人工，搞罷工，結果也不能保證，但坐困愁城就更消極，我們要積極準備。」

「思想的啟蒙，還是最重要，其他都是枝節。Karl Popper 說：好的觀念能移山填海。一些人可能內心仍覺得，支持獨立是鬼，本土有害。說這些的，要不就是大中華膠，要不就是對『共謀』如驚弓之鳥，作不務實的武斷。他們應該多跟後生仔傾下計，他們思想很飛躍，超過 90 年代香港人支持民主，然後民主中國就解決問題的層次。現在我們都慢慢想到更深的問題：香港和中國會成為一個民主的聯邦嗎？那個中國是怎樣的中國？是大一統，還是分權、啟蒙後的中國？如果仍然是大一統、中國人未啟蒙的中國，香港的處境和現在不會有分別。我們需要壯大香港更勇敢講自治自決獨立的聲音，不是這樣走又能怎樣？」



这篇文章基本表述了桑普对待香港、台湾以及中共的态度和思想。在进行解读之前，我们先看看在文章中所出现的那个桑普的好友余杰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民运人士。

依据维基百科的介绍：

余杰（1973年10月3日—），男，四川成都人，美国人文及政治题材作家，曾任独立中文笔会副会长（2005年—2007年）。余杰积极参与中国人权活动并公开表达自己观点，曾在多名人权律师和作家组成的家庭教会、北京方舟教会聚会，现居美国并于2018年正式加入美国国籍，成为美国公民。

1973年，余杰生在四川省成都市。13岁开始发表文学作品。

1992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1997年获文学学士学位，2000年获文学硕士学位。研究方向为近代文学史、思想史和学术史，硕士论文为《〈知新报〉研究》。

1998年，出版随笔集《火与冰》，被其自称为“抽屉文学”。该书尖锐批判中国大陆的文化和政治弊端，在知识界和广大读者中引起反响。

此后，陆续出版《尴尬时代》、《我的梦想在燃烧》、《拒绝谎言》、《致帝国的悼词》等多部杂文集和长篇小说《香草山》，以及研究日本文化和中日关系的《铁与犁》、《暧昧的邻居》，研究美国文化的《光与影》等著作。

2000年，余杰研究生毕业之后，受聘于中国现代文学馆。但中国现代文学馆据中国作家协会指示拒不履行已与余杰签署生效的工作协议。余杰后在网络和海外媒体发表《致中国作家协会的公开信》，痛斥官方的文化专制主义，呼吁知识分子一起捍卫言论自由，大陆数十名作家学者联名发表公开信表示声援。《纽约时报》、《时代周刊》等国际媒体也对此事件进行了报道。

此后，余杰成为完全靠稿费维持生活的独立作家。2000年以来，其作品越来越难于在中国大陆发表，遂更多发表于香港《开放杂志》、《苹果日报》、台湾《印刻》杂志以及美国中文网站《观察》、《民主中国》、《人与人权》、《议报》、《博讯》等。

2003年，受洗成为基督徒，余杰开始深切介入一系列人权案件。先后参与多封重要公开信的起草或签名，为遭审判的西藏活佛阿安扎西、被判处重刑的“新青年读书会”成员、被起诉的家庭教会牧师蔡卓华、被剥夺人身自由的盲人维权人士陈光诚等人呼吁。余杰一直密切关注以“天安门母亲”为代表的“六四”受难者及其家属、受到官方打压的基督教家庭教会及上访者和遇难矿工等弱势人群的基本人权。

2003年，余杰与王光泽、刘晓波等发表公开信，呼吁当局“迅速迁移毛泽东尸体，将毛主席纪念堂改为文革博物馆，将毛像从天安门城楼取下”。

2004年，在六四事件十五周年前夕，余杰与王怡联名发表公开信，谴责中共十五年前的的行为，建议中共当局及对死难者及其家属早谢罪并启动政改。

2005年，余杰与丁子霖、刘晓波联名在法国《费加罗报》发表公开信，谴责法国政府游说欧盟取消对华武器禁运。与刘晓波一起推动独立中文笔会捍卫言论自由的努力，多次受秘密警察骚扰。

2006年5月11日，余杰以中国大陆家庭教会成员和异议作家的身份，与王怡、李柏光一起在白宫受到美国总统乔治·沃克·布什的接见，针对中国大陆的宗教信仰自由等问题展开了长达一个小时的深入交谈。西方主流媒体评论说，这是中国家庭教会的“破冰之旅”。

余杰曾先后赴哈佛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加州大学柏克利分校、斯坦福大学、芝加哥大学、巴黎第七大学、法国高等社会科学

院、悉尼科技大学、莫纳什大学、海德堡大学、法兰克福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国立台湾大学等学府访问和讲学。

2012年1月11日流亡美国，并于翌日抵达华盛顿特区，自由亚洲电台专访中他称在2011年长期被软禁在北京家中。随后在美国发表了《揭露中共暴政，奔向自由世界》的声明，并表示他获得刘晓波妻子刘霞授权，将出版《刘晓波传》。2012年10月，余杰获得纽约特雷思基金会之“公民勇气奖”，是获得这一奖项的第一个华人。他又表示已受美国政府保护。

2014年2月24日，表态反对民主进步党冻结台独党纲：“民主与独立，宛如天使之两翼，缺一不可。……以国际形势而论，在世界范围内，独立的潮流压倒了统一的号召。晚近半个多世纪以来，获得独立的国家的数量，几乎跟原有国家的数量一样多。……民进党更应当捍卫而不是放弃台独理念。民进党还应当张扬和传播独立的崇高价值：有了独立，才会有自由；有了独立，才会有民主；有了独立，才会有人权；有了独立，才会有尊严。”

2018年，余杰正式入籍美国。随后，他在Facebook发文声称要“捍卫美国、守护台湾、解构中国”，并表示自己的两个人生目标是“捍卫美国的国家利益和自由民主价值”和“解构中国”。其言论引发了众多中国大陆网民的强烈不满。八九民运学生领袖王丹认为：“余杰以犀利的言论频繁轰炸沉闷的中国知识界，以初生牛犊之势令人刮目相看，显示了在九十年代前期出现了自由知识分子断层之后，八九一代学人开始展示实力。余杰使我们看到了新一代学人的锐气和清醒，也使我们看到了中国大陆知识分子的希望。”

在余杰的个人简介中，他是这样描述自己的：“四川人，蒙古人，世界人，此生不做中国人。旅美华裔作家，政治评论家，右派与独派，长期关注人权与宗教信仰自由议题。各类著作有《走向帝制：习近平和他的中国梦》、《1927：民国之死》、《刘晓波传》等五十余种。”

我们暂且不去挖掘这个表面光鲜亮丽的所谓民主斗士众多光环背后的真正的故事，还是来看看他的一篇最重要的著作《今生不做中国人》一书自序中讲了些什么。

余杰：为什么今生不做中国人？——《今生不做中国人》自序

不是流亡，是自愿「脱中入美」

二零一八年十二月十五日，我与数百名新入籍者在弗吉尼亚州费尔法克斯郡的一所中学参加了美国公民入籍宣誓仪式。

我得到了一封美国总统川普写给每一位新公民的热情洋溢的信，信中写道：「现在，你们正式成为美国公民。你们刚刚获得了世界上最宝贵的一笔财产。这一点大家都知道。没有什么能比成为一名美国公民给他带来更大的荣誉和更高的优待了。」信中强调说：「通过宣誓仪式，你们与美国、美国的传统、美国的文化和美国的价值观建立了神圣的联系。现在，这一传统也属于你们，需要你们去保护、发扬，并将其传递给下一代和下一波来到我们国家的新移民。现在，我们的历史就是你们的历史，我们的传统就是你们的传统，我们的宪法就是你们的宪法，需要你们去捍卫、赞美和珍惜。」当我们在美国国歌中高声宣读效忠美国的誓词时，我不禁热泪盈眶。我到了四十五岁才拥有值得去赞美、珍惜和捍卫的历史、传统和宪法，包括投票这一最基本的公民权。

不「脱中」，就不可能「入美」。离开是必要的，且并不痛苦。法籍作家高行健在其代表作《一个人的圣经》中描写了主人公离开中国时的场景：「这之前，他没有想到他会离开这个国家，只是在飞机离开北京机场的跑道，嗡的一声，震动的机身霎时腾空，才猛然意识到他也许就此，当时意识的正是这也许，就此再也不会回到舷窗外那块土地上来……」。后来，高行健在一篇访谈中说，他是「自我自愿流亡」。高行健没有余光中式甜腻的乡愁，也没有萨义德（Edward Wadie Said）式矫揉造作的悲情，而有一种华人当中罕见的自信和决绝。高行健写道：「我想我快要结束了，对中国的债啊，乡愁啊，我要彻底开始一种新的生活。把这种东西永远结束掉。……人总得活，要紧的是活在此时此刻，过去的就由它去，彻底割断。……你不需要这个国家的标签，只不过还用中文写作，如此而已。如此而已。」

我与高行健一样，与其说是被动地为中国所放逐，不如说是主动地放逐了中国——那个粪坑与猪圈，那个丧尸肆虐、人相食的国度。加入美国籍、宣誓效忠美国那天，我在脸上上写道：从此我成了自由的美国人，我有三大愿景，可以用笔去实现——捍卫美国的自由、共和与宪政，解构中国的「帝国天朝梦」，呵护与陪伴台湾尚未完成的民主转型（这几年来，我每年访问台湾，我的台湾朋友远远多于中国朋友，台湾成了我的第二故乡）。

有趣的是，中共当局看到我的言论，如获至宝，立即开放墙内民众传播和批判我的这一「卖国言论」。此前，我的名字在墙内的社交媒体上是敏感词，只要一出现立即遭到删除；此时，我的名字和此一「特定言论」成了可以流传的「批判材料」。成千上万「爱国贼」们果然像丧尸一样蜂拥而上，或如丧考妣，或咬牙切齿。我在离开中国时发誓不用没有言论自由的中国的任何社交媒体，而中国人仅有的言论自由就是在被「老大哥」控制的微信上铺天盖地地辱骂「汉奸」——很遗憾，我是蒙古人，既不「汉」，也不「奸」。在我的中学同学圈、大学同学圈，几十年没有联系过的同学们像炸了锅似的用最下流的话骂我，还有人向我的父母

发去恐吓言论。他们对毒奶粉、毒疫苗、四川地震灾区的豆腐渣校舍、北京被驱逐数十万「低端人口」全都无动于衷，偏偏对骂一个并未伤害他们的人乐此不疲，真是「厉害了，你的国」。

五鬼乱华：**暴君、贪官、奸商、文痞、愚民**

有人「好心」劝告我说，你可以批判共产党，但不能批判中国，**你要把中共和中国分开来看、把中共政权和中国文化分开来看**，这样才能客观中立，才能赢得大多数中国人的共鸣。

我回应说，我的批判跟别人的批判最大的不同之处就在于，**我认为中共跟中国是一体的，中共政权与中国文化是一体的，脏水中没有纯洁的婴儿，脏水全都要倒出去，倒得干干净净。**

我的写作从来不以赢得大多数中国人的认同为目标。如果中国人将我当作敌人，恨不得食我之肉、寝我之皮，就表明我戳到了他们的痛处。

在这本评论集中，我毫不掩饰地指出「五鬼乱华」的真相：绝大多数中国人都归属于暴君、贪官、奸商、文痞和愚民这五类「鬼」。这五种「鬼」彼此伤害，又互相融合，已然弄不清楚谁是加害者、谁是受害者。他们「五位一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共同打造这座坚不可摧、固若金汤的「动物农庄」。**十三亿人在其中翩翩起舞、自得其乐，外面的人不能进去**——比如，西藏党委书记吴英杰说，限制外国人进入西藏是因为「缺氧的环境」，考虑到西藏特殊的地理和气候条件，依法依规对外国人入藏采取了一系列的管理规定。外国人都很感谢这样的帮助和关心，「唯独美国人好像对此有点耿耿于怀」。同时，里面的人不能出去——比如，人权律师王宇及其丈夫先后被捕后，他们十六岁的儿子包卓轩受到中共当局严密监控。古道热肠的唐志顺、幸清贤护专程送包卓轩从缅甸转道赴美，结果三人在缅甸猛拉市被中共国安人员暴力绑架回去。这样的国家，不是地狱又是什么呢？

金字塔顶层是暴君，暴君的代表是中共党魁习近平。习近平掀起的反腐运动看上去有声有色，大老虎一个接一个地落网。谁知，逃亡美国的**香港《成报》董事局主席谷卓恒**公开宣布，习近平才是**拥有万亿家产、超过江泽民和胡锦涛的顶级大老虎**，他将公布习近平家族在香港和海外的房产和秘密账户等资料。暴君的特征就是以国库为私囊，以万民为奴仆。

金字塔第二层是贪官。如果一党独裁的制度不变，贪官就如同野草，「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胡锦涛时代的中央军委，除了主席胡锦涛一人之外，都在反腐运动中全军覆没。习近平扫荡了一群贪官，又把更多贪官安插在留下的位置上。官员是否贪污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必须是暴君信赖的人。

金字塔第三层是奸商，中国首富马云的阿里巴巴公司奉旨打造名为「学习（习近平）中国」的APP，将习近平语录变成超越毛主席语录的「电子红宝书」，所有党员干部必须下载使用。而据《胡润富豪榜》的数据显示，参加二零一九年的中国人大和政协「两会」的超级富豪有一百五十二人，他们的总资产高达四万多亿元人民币。胡润称，这只是中国富豪的冰山一角，还有更多的「吸血鬼富豪」不敢见光。

金字塔第四层是文痞，《环球时报》的总编辑胡锡进、北京大学的文学教授孔庆东、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和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莫言、世界银行的副行长林毅夫，就是其中的佼佼者。他们靠编造谎言和摇旗呐喊得到前面三大主子赏赐的残羹冷炙，却足以让他们圆了「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的美梦。

金字塔最下层是愚民，他们是义和团，是红卫兵，是小粉红，是长不大的巨婴，是身体长大而精神停滞的「类人孩」，是学习解放军踏正步的少林和尚，是排队瞻仰毛泽东的尸体的「毛粉」，是在九一一恐怖袭击发生后鼓掌叫好的「反美斗士」，是向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学生会会长、藏族女孩拉姆（Chemi Lhamo）发出死亡威胁的中国留学生。

中国是丧尸国度，中国式病毒危害世界

在中国，邪恶的不单单是共产党。共产党刚刚建党时只有五十多人，今天党员人数最多时也不过八千万人，从来不占中国人口的多数。若多数中国人都挺身而出反对共产党，中国早就「剿匪」成功了。中共能稳固地统治中国至今，这一事实本身就说明中共有足够的「群众基础」。

在中国，若说共产党是绑匪，大部分中国人是人质，那么当了七十年的人质之后，谁又不是「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患者？

一种丧尸病毒在悄无声息地蔓延。丧尸这个物种，是从人类变化而来，可以说是灾难，也可以说是变异，还可以说是进化。在丧尸病毒的作用下，从普通的人类变成的丧尸，没有了人类的情感和理性，却比人类更有耐力、没有痛感、不会生病。丧尸的本能是咬人，被咬的人立即变成新的丧尸，这是**丧尸特有的扩散模式**。

加拿大渥太华大学的数学教授罗伯特·J·史密斯声称，他通过数学工具创建丧尸扩散模型，计算出丧尸的传播速率。丧尸的扩散建模与生物病毒有些类似。根据模型预测，在高传染性的前提下，僵尸病毒几乎不可阻挡，可摧枯拉朽般从一个城市蔓延到另一个城市，从一个国家蔓延到另一个国家。死亡的人类会重新加入僵尸队伍，继续攻击未被感染的人类，丧尸可以在几个星期内统治世界。

我常常观看欧美及韩日、港台拍摄的水平不一的丧尸电影，不由自主想到这个问题：为什么中国从不拍摄丧尸题材的电影？原因很简单，中国本身就是丧尸国度，拍摄中国的社会现实就足够惊人了：李扬的《盲井》、王兵的《铁西区》、托马斯·列农（Thomas Lennon）与杨子烨（Ruby Yang）的《颍州的孩子》、贾樟柯的《天注定》……不都是活灵活现的丧尸电影吗？

中国自己是丧尸国度，还要把世界变成丧尸统治的世界。在全球化时代，逃离了中国，未必就能逃离丧尸病毒的感染。中国的丧尸病毒已蔓延到全球。二零一九年初，加拿大驻华大使麦家廉（John McCallum）和瑞典驻华大使林戴安（Anna Lindstedt）双双折翼，他们的一系列言行显示，他们不再代表各自国家的利益，不知不觉地成了中国利益的代理人——为什么一跟中国沾边，即便是洋人也轻而易举地就腐化变质呢？

澳大利亚公共伦理学教授克莱夫·哈密尔顿（Clive Hamilton）针对中共对澳大利亚的渗透进行调查研究，**发现从政界到文化圈、从房地产到农业、从大学到工会，甚至连小学都充斥着中共的影响力。**中共的渗透瞄准澳大利亚的菁英人士，动员大部分澳洲华人买通政界和商界、限制学术上的自由、恐吓批评他们的人、收集讯息给中国情报单位……澳大利亚处于立国以来最危险的时刻。

美国多所大学关闭了几年前在美国遍地开花的「孔子学院」。人们发现，「孔子学院」以孔子之名，行法西斯之实。美国全国学者协会研究项目总监蕾切尔·彼德森（Rachelle Peterson）严厉谴责说：「孔子学院限制了有关中国的论述，为中国政府的形象洗白，这种宣传手法不应在高等学府中存在。」

而当南韩指责中国为雾霾源头的时候，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慷在例行记者会上回应说，不知道南韩是否有充分数据指称雾霾来自中国，相反，「这两天北京的雾霾好像没这么多」。古往今来，还能找到比这更无耻的国家吗？

我的祖宗不是你的祖宗，我的认同不是你的认同

我对中国绝望，决心「脱中入美」，经历了三次转折性的时刻。**第一次是十六岁时经受六四屠杀的震撼。**我在收音机的电波中听到凌厉的枪声，正如天安门母亲群体在一篇声明中所述：「全副武装的戒严部队动用机枪、坦克、甚至国际上已禁用的达姆弹，屠杀毫无戒备、手无寸铁的和平请愿的青年学生和市民。这场腥风血雨的大屠杀夺去了成千上万鲜活的生命，让成千上万个家庭坠入无底的深渊。」这个流人血的国家，我不愿效忠。

第二次是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九日，刘晓波荣获诺贝尔和平奖颁奖典礼的那天晚上，我被中共秘密警察绑架到北京郊外一处秘密地点，遭受长达数小时的酷刑折磨，并昏死过去。如果延误半小时就医，我就成了「中国版的陈文成」——甚至比当年被国民党警总殴打致死的陈文成还要悲惨，陈文成的尸体毕竟在台大图书馆门前被发现；而按照中共秘密警察的说法，若我死了，我的尸体会被他们就地掩埋，无人知晓。

第三次是二零一七年七月十三日晚上，我刚刚在台北唐山书店举办新书《拆下肋骨当火炬》的发布会，从狭窄的楼梯走上来，就接到一位西方媒体记者打来的电话：**刘晓波在沈阳市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病逝。**我如被重拳所击中——刘晓波真的如我新书的书名形容的那样「拆下肋骨当火炬」，以此照亮我们前行的路。中共在全世界面前导演并直播刘晓波「被癌症死」的整个过程，国际社会无所作为。几位「海祭」刘晓波的中国知识人被捕，而整个中国处于「杀人如草不闻声」的沉默与冷漠之中。「刘晓波是谁」是一个中国式的天问。

从谭嗣同之死到刘晓波之死，一百多年中国在精神上毫无进步，**全然证明了中国是一个不配拥有英雄的国家。**我终于顿悟了：**中国是丑陋、卑贱、残酷、邪恶、野蛮的代名词；它不是我的祖国，也不是我的母国；它不值得尊重，更不值得爱。**

颇有讽刺意味的是，那些声称爱中国的人，往往都居住在安全的远方。比如，居住在台湾的新党党主席郁慕明，一边享受台湾的民主自由和健康保险，一边称颂中国的大国崛起。新党的春酒大会请到一批认同中国的政客：中国统一促进党总裁张安乐、中国统一联盟主席戚嘉林、前立法院长王金平、国民党前主席洪秀柱、国民党副主席郝龙斌、国民党立委费鸿泰……这些名字散发着阴沟般的臭味。郁慕明在致辞中说，不能背祖忘宗，否认自己的文化血脉，忘记自己是中国人，「不承认自己是中国人，那就是异类，我们绝对不能接受！」他的认同方式是祖宗认同、血缘认同，种族认同，即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认同方式。他的言论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后，网友嘘爆，纷纷留言：「那你们怎么还不滚回中国？」、「我不是中国人，我不想当垃圾」。

我不想当垃圾，更不想当丧尸。我必须指出垃圾的危害，更要研制避免成为丧尸的疫苗。从某种意义上说，我的写作是一场自我排毒、自我痊愈之旅，也期盼能让每一位读者都能「因真相，得安全」、「因真理，得自由」。我点出一连串暴君、贪官、奸商、文痞和愚民的名字，带着深深的悲悯之心，向他们发出即将灭亡的警告；我也点出遍及中国东南西北的谎言、暴行和怪现状，以安徒生童话《皇帝的新衣》中说出「皇帝什么都没有穿」的孩子的口吻，单纯而真诚地告诉读者，哪边是地狱，哪边是天堂。我更期待，通过长久思想、阅读和对话，我与读者建立共同的愿景，彼此扶持、彼此鼓励，携手对抗中国这头「房间里的大象」。中国确实很大，丧尸确实凶狠，但我们不必害怕，也不会丧胆，我们有信心打胜这场美好的仗。

余杰和桑普之所以成为朋友是有其深刻的思想共鸣的，或者说他们志同道合。从余杰的这篇文章里我们可以获知这位王丹所宣称的“大陆知识分子的希望”灵魂深处真正的思想，或许这不是他内心深处真正的思想，而是他的一种伪装。

首先，他将中国等同于中共，同时也将十三亿中国人民等同于中共的“丧尸”，心中充满了对这个国家包括祖国的仇恨。这位余杰和桑普都是在武汉爆发 CCP 病毒疫情并扩散到全世界后要去全世界的中国人向西方和世界道歉的始作俑者。

更为可怕的是，他将 8 千多万中共党员都指认为“邪恶”之人，并断言中共在中国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并将中共和这些广泛群众基础的中国人民和 8 千多万中共党员一起视作“垃圾”。

我们不能理解的是，作为一个天主教徒，他心中的恨应该针对的是绑架了中国人民包括 8 千多万共产党员的中共及其邪恶的统治极权体制，可以说中国人民和这些体制内的共产党员都是体制的受害者，在自从 1949 年中共窃取政权以来，有多少觉醒的民众自觉不自觉地在这个邪恶的体制发出自己的声音和怒吼，即使在余杰所宣称的自己属于的蒙古人中也出现了很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中国共产党从来没有代表过中国人民，中国人民的隐忍负重也从来没有认同过中共的理念和思想，他们只不过是代表者。

按照余杰的逻辑，整个中华民族就应该从地球上被彻底清除和抹去。

在对待推翻中共的问题上，也就是郭文贵先生所唱的“TAKE DOWN THE CCP”的方法上，余杰倡导的是“解构中国”，这解构不是从体制结构上进行分析解析中国的政治体制和中共的统治方法、战略，而是从“架构上”分解或者说肢解中国。

在坊间曾经有一个所谓日本人提出的“八分中国”的语言，就是将中国分裂成七个不同的国家，包括新疆国、内蒙国、西藏国、台湾国、香港国、东北国、江南国、江北国分裂成 8 个不同的国家，从而彻底打破中共所建立的大一统的极权统治，最终消灭中共。余杰所宣扬的毕生致力伟大事业“解构中国”和这个 8 分中国的构想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就是以国家、民族的分裂来达到灭共的目的，这种模式就是模仿新加坡建国的模式将一个地区或者说种族和中华文化母体彻底分割。而这种分裂独立的国家方式彻底否定了郭文贵先生领导的爆料革命所提出的新中国的联邦体制。

郭文贵先生提出中国不等于中共，中国人不等于中共所窃取的国家，而余杰和桑普们则从骨子里宣传中共和中国人民不可分割，并且要求全部中国人为中共的罪行道歉并承担责任。如果中国人道歉和承担中共的罪恶能消灭中共的话，我们宁愿天天道歉。

郭先生提出中共的恶不代表全部的中共党员都是恶人，而他们宣传的是要杀光全部的中共党员，8 千万党员全部是邪灵。

郭先生提出法制为基础的一人一票的选举制度下的新联邦的国家体制，而他们宣传的是分裂中国独立建国。

也就是说郭先生领导的爆料革命所宣扬的追求的就是他们所反对的，按照毛泽东的说法“敌人的敌人就是我们的朋友”，那么爆料革命将中共作为敌人，文贵先生呐喊出“TAKE DOWN CCP”后已经毫无退路，成为中共的眼中钉肉中刺，一个最大的敌人，那么这些人反对爆料革命抹黑文贵先生，他们究竟是中共的敌人和朋友呢？

因为绝望加入美国自由世界、因为仇恨而与祖国进行切割，我们看不到这些蝇营狗苟们身上任何的家国情怀、文明教化以及信仰上帝后所应具有的宽容之心和仁爱，看不到任何美国所代表的文明世界的普世价值和思想，而看到的只是打着灭共名义的种族仇恨和变相的种族主义，从本质上和他们所声称反对的中共没有本质的区别。这些人能够领导和左右灭共事业，真是天大的笑话。

苹果新闻网能够在这个特殊时刻跳出来借桑普和余杰之口来挑起新一轮的“砸锅”风潮绝对不是黎智英要

成为爆料革命成果的收割者那么简单，文贵先生以仁爱之心不爆料出关键情报是深明大义，不想因为这几粒老鼠屎而抹黑中国人在世界上的形象。爆料革命三年多的艰苦历程，六四新中国的建立以及文贵先生所倡导的爆料革命新文化艺术运动最重要的价值之一就是让全世界看到中共和中国的区别，中共不代表中国人，代表中共的那群中国人和真正中国人的区别，为了自由而抗争的香港青年和民众，为了母语文化而抗争的蒙古学生，为了全世界的生命安全而抗争的爆料革命的闫丽梦和英雄科学家们才是真正的中国人，而消灭中国共产党是每一个中国人责任和义务，而不是祈求他国的可怜去灭共，在灭共上是全世界所面临的共同选择和责任，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全世界一切有良知的人一道，都是灭共的战友，在这场战争中，没有退路，没有别的选择。“TAKE DOWN THE CCP”这是维护世界正义的力量，这是你我共同的选择，也是唯一的选择和出路。

我们将桑普和余杰所描述的建国路径或者方略简单地描述就是“民族和种族自决独立建国”，这种方式是十分恶毒的，可以肯定的是，这是中共“高级黑”的一种手段，就是通过推动台湾和香港所谓的“公民投票自决选择独立建国”。

那么为什么说“民族和种族自决独立建国”这种方式一定是中共在背后所推动的一种高级黑呢？学者仲维光曾经在文章中写道“但它却是一个具有相当危险的问题。将近十年前，笔者在研究民族问题时写过，“**近末民族自决权力，似乎变成和我们所推崇的天赋人权一样是一个不能否定，不能有任何微词的原则。这就使它成为民族主义极端分子的一个有力的武器，但是，它的确是荒谬的，并且被政客制造出了很多流血的动乱，例如今日的俄罗斯车臣问题和南斯拉夫的问题，卡尔·波普在《猜测与反驳》一书中谈到这个问题时说：“任何人只要稍微花点功夫研究批判民族自决原则，都一定会明白它荒谬绝伦，这条原则等于要求每个国家都应该是民族国家；国家应局限在自然疆界之内，这个疆界应和一个种族集团所处的地域相吻合；因此，应该由种族集团即‘民族’来决定和保护国家的自然边界。”**

波普认为这样的国家并不存在，因此“民族主义梦想的所谓‘民族’或‘种族’并不存在，长期居住在有着自然边界的国家里的同质的民族集团是没有的，或者说几乎是没有的。”甚至马萨里克通过民族自决建立的捷克斯洛伐克，从它建立那天起斯洛伐克就以同样的原则要求脱离这个国家。在爱尔兰、印度、以色列、南斯拉夫，到处都是如此，因为这样建立的国家内部仍然有少数民族，**民族自决并不能保护少数民族，集团和个人，民族自决在很多时候煽动的是集团情绪，民族主义情绪，这里且不说民族自决所面临的历史、政治和法律问题。”**

“民族自决用在只有二三百年的民族和国家（Nation）历史的西方尚如此，如果它用在和西方历史有很大不同的中国，则必然会产生更大的混乱，给未来中国带来巨大的灾难。所以，**我借此机会再次呼吁中国的知识分子在谈论民族自决的问题上一定要小心，决不能轻易地追逐时髦，这是一个会“祸国殃民”（!）的问题，我认为，要认真地思索人权，政治自决和民族自决的区别和联系，认真地思索中国自身存在的历史和精神问题，在这一点上我同意波普所说，重要的是对少数集团的尊重，而不是所谓民族自决。”（见安琪，《知识分子与民族主义—专访大陆旅德学者仲维光先生》**

至于对这种排他的族群思想的警告，波普说“共产主义和民族主义，两者都会被当作道德和宗教信仰来用。这是他们仅有的力量。而在理智上，它们近于荒谬。”爱因斯坦则更加尖锐，他认为“**民族主义是一种幼儿疾病，是人类族群的麻疹。”**

仲维光先生和引用的卡尔·波普所论述的观点是精确和准确的，所以凡是宣称以“所谓的民族自决权力”来解决中国包括香港和台湾以及中共的问题无疑都会最终沦为民族主义极端分子，就和曾经混入爆料革命的INTY小哥一样，从骨子里仇视中国人（汉族人），而共产主义和民族主义如美国爆发的黑命贵运动一样是中共身上散发出来的毒瘤和邪气。正如仲先生所言，如果民进党推进全民自决独立建国，如果香港民主运动推动全民自决独立建国，将会是“祸国殃民”之举，再次造成整个中华民族的内战和大劫难，而这正是中共在挽救其岌岌可危的政权统治时所最希望看到的。

毋庸置疑，这篇文章的出台将是中共穷奇精锐所藏对郭文贵先生和爆料革命一次疯狂反扑和灭爆行动，同时也给世界提出一个警醒，警惕中共煽动新的民族主义情绪将中国人民带入混乱和恐慌的阶段，再次绑架全世界的华人和全世界的文明世界。

魔鬼覆灭之前注定是要疯狂的！但是“苍天笑，涛涛灭共潮”会最终湮灭它们，包括这些披着所谓民主斗士外衣的魑魅魍魉、蝇营狗苟们。

一切已经开始！

本文终。